



《易传》圣人观及其现代意义

(2007-6-19 9:57:39)

作者：韩星

226;索隐》引向秀《易·乾卦》注云：“圣人在位，谓之大人。”就是说，圣人与天地相融合并沟通了天地，并参与天地之中，仿效天地，建立了一套类通天地的人间秩序；同时圣人又融汇进阴阳的相摩相荡之中，融入到天地变化之中，成了宇宙整体的一部分。这样，圣人就与天地变化的精神（德）感而通之。圣人在天地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是兴云播雨，而是以心情以仁义感通天地，体味天地。只有圣人的存在，才能体会天地的存在；只有圣人，才能将世界联成一生命整体；只有圣人，才能与天地协调一致。

宋代易学家郭雍在《郭氏传家易说》《释序卦》和《释系辞下》中曰：“天地设位于上下而已，不能自成其能，惟圣人成其能，以备三才之道。此所以参天地而赞化育也。”“三才之序，先天地而后万物，万物盈天地之间，人居万物之中。圣人之道，周万物而济天下，则万物复附于圣人，与天地相似，是以万物盈天地，圣人之道，亦盈天地。物尽则圣人之道尽，孟子所谓塞乎天地之间者也。”郭氏突出了“圣人”在三才中的地位，认为圣人在天地之间居于特殊的位置，只有圣人才能与天地合其德，成就天地之用，而万物则依附于圣人。

《易·系辞上》云：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之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到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而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圣人创易以为人们把握天地之道准则，借易之道人们就能够知天地万物乃至鬼神之情状，进而与天地一样运行，节制天地变化，委曲成就万物。在这里，易之道就是圣人之道。圣人创易，代天行道，所以“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同上）。既然圣人都效仿天地之道，那么，一般人就更应该效仿天地之道了。当然，一般人是很难能主动地去适应天地之道，去寻求天地之道的，所以《易传》主张“圣人以神道设教”“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同上）。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的境地。

《周易正义·序》有一段话说得是很好：

圣人以有以仰观俯察，象天地而育群品，云行雨施，效四时以生万物。若用之以顺，则两仪序而百物合；若行之以逆，则六位倾而五行乱。故王者动必则天地之道，不使一物失其性，行必协会阴阳之宜，不使一物受其害。故弥纶宇宙，酬酢神明，宗社所以无穷，风声所以不朽，非夫道极玄妙，孰能与于此乎？此乃乾坤之大造，生灵之所益也。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图式：

天 → 天道

人（圣人） → 人道

地 → 地道

2、圣人四道与三至

《系辞上传》云：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谓也。

《易》所讲的圣人之道主要有四：其一，立言者崇尚它的卦爻之辞。孔颖达《周易正义》疏曰：“‘以言者尚其

辞’者，谓圣人发言而施政教者贵尚其爻卦之辞发其言辞，言出而施政教也。”这是为什么？因为圣人施政执教都必须通过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借以实现其目的，就应该崇尚《易》的卦爻之辞这种表达方式。我们知道，卦、爻是组成《易经》两个基本元素，《系辞上传》云：“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又说：“象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变者也。”圣人创立八卦和六十四卦，是为了观察卦象以预测吉凶，并系卦辞于卦下，系爻辞于爻下，以卦辞和爻辞来进行说明。卦、爻的性质原本就不同：“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义易以贡”，“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卦爻辞解说的内容、范围、方式更是形成了对照，并反映了独特的思维方式，如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相互诱导，直觉与思辨的兼重并用，体道与析物的会综，形上与形下的贯通等。圣人立言就应该学习卦爻之辞的这些特点，以“言出而施政教也。”

其二，行动者崇尚《易》理所讲的变化。孔颖达《周易正义》疏曰：“‘以动者尚其变’者，谓圣人有所兴动营为，故法其阴阳变化。”这里的“变”是指卦爻辞的变化，而卦爻辞的变化又反映了天地万物阴阳刚柔的变化。《易传》言“变”的文字很多，并与“通”连言，如《系辞上传》：

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

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

认为卦包含了天地万物的奥秘，卦爻辞隐藏着天地万物运动变化的原因。圣人对卦爻的变化加以裁节，阳爻、阴爻互相变易，这就是“变”；爻象往来上下，刚柔变动，互相推动，这就是“通”。

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

乾为纯阳，坤为纯阴，阴阳刚柔的往来推移，正如门之一开一关，这也是“变”，这个过程循环不已就是“通”。

《系辞下传》：

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

这就把“变”与“通”提高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来论述二者之关系和“变”重要意义。

其三，发明、制作器物者崇尚《易》中的卦爻之象。孔颖达《周易正义》疏曰：“‘以制器者尚其象’者，谓造制刑（型）器法其爻卦之象。”这就是指《系辞下传》所谈的古圣制器尚象之事。按《易传》的看法，“尚象”在前，“制器”在后。何谓象？《系辞上传》云：“圣人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认为《易》象是概括和模拟天下至赜至繁的事物的。在《易传》看来，《周易》中的象作为一套复杂的形式化系统，它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和不可穷尽性，基本上可以分成两大类：一是自然界直接的“物象”，二是由此进一步组合、抽象化了的“卦象”。《周易》的功能就是通过卦象和物象之间的联结、组合、转化以模拟反映和显示天地万物之间的联系。

由于《周易》中的“象”不是静止的、凝固的，而是运动的、变化的，圣人就可以模仿其生动变化的原理进行发明创造，实现“象”与“器”的转化。《系辞上传》云：“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系辞下传》云：“象事知器。”所谓谓之“象”，有形谓之“器”，由“象”到“器”制作而用之就叫效法。——这就是古代圣人那么多发明创造的奥秘。

其四，卜筮者崇尚《易》的占断。孔颖达《周易正义》疏曰：“‘以卜筮者尚其占’者，……卜之于筮尚其爻卦变动之占也。”关于《周易》的性质判定，传统易学研究的主流看法是判释为卜筮之书，现代学界仍然认为是卜筮性的。对此，今天已经有学者提出了质疑，这对我们有很大的启示。我这里对这个问题不可能进行全面探讨，只是想说明《易传》似乎并没有完全否认卜筮的意义。卜筮本是原始社会巫术文化的遗存，与古代圣人有一定的关系。据学者考证，“圣”字的古字形中保存着上古巫术·宗教性意识形态之下造字的痕迹，“圣”在西周还有通达和领会神意的意思；殷周时代的王实际上是伟大圣人，即最高巫师，并指出更早的时代情况可以从此推知也是巫术·宗教与政治分不清或两者合而为一的文化特征。我们当然不会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但上古圣人与巫术·宗教的密切关系是应当被认可的，卜筮作为巫术中的重要内容，西周以后逐渐被人文理性精神所超越，特别是孔子“序传解经”，扬弃了《周易》的卜筮性质，对《周易》的《经》《传》思想了“一以贯之”的推定。但是，应该看到，《易传》并没有完全否认卜筮的作用，它只是把卜筮作为圣人寻求德义的手段之一。帛书《易传·要》云：

子赣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复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

乎？。

显然，在祝卜尚流行的时代，孔子主导思想是“复其祝卜”以“观其德义”。在当时，他与史巫是“同途”的，但是他的最终目标则是“求其德而已”——是“殊归”的。因此，他认为君子应该通过德行仁义求福祇求吉利，而把祭祀和卜筮放在次要的位置，并尽量减少祭祀和卜筮。这样，孔子就使带有宗教迷信色彩的祝巫卜筮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被赋予了道德实践工具的新意义。从此，《周易》摆脱了原始巫术形态，成为合《经》《传》为一体的“一以贯之”的“易学”体系，容纳和体现了先民在上古文明创造活动中焕发出来的哲学智慧、道德理想与神圣意识。这三者三位一体，两两相对相关，且在历史的运动和思潮的激荡中彼此互为消长，发挥其不同的文化功能，体现为不同的文化风貌。

关于此“四道”，清人刘沅注曰：“辞变象占，近于术数。特明圣人之道，欲学者尽心乎此。……圣人之道，无所不包，而著于日用事物。言必衷道以该万变，动不离道不越乎中。制器者，形下之器，亦形上之道所寓，依类取象，不失

[\[第 1 页\]](#)

[\[第 2 页\]](#)

[\[第 3 页\]](#)

[\[第 4 页\]](#)

[\[第 5 页\]](#)

[\[第 6 页\]](#)

[\[关闭窗口\]](#)